

从人类历史来看,物理学家总是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大众提供谈资与话题,比如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玻尔、海森伯……他们的思想、情感世界甚至生活习惯等等是我们抵御乏味生活的养料。电影《奥本海默》中,奥本海默在湖畔与散步的爱因斯坦偶遇,后者对他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当然是天才编剧的杜撰,但爱翁的散步习惯的确是出了名的,据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时,每日来回走一英里半的路程。他的散步,应该不是我们等凡夫俗子的健身行为,换句话说,要他如凡人般散个步,似乎也很难。无独有偶,海森伯也喜欢散步,当年玻尔对他的器重,也始于一次散步,他后来甚至说:“我的科学生涯是从这次散步开始的。”

在散步中获得自由和宁静

科学意义上的散步如此,人文意义上的散步同样精彩。1981年5月,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的第一句便是:“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接着,他又说:“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

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美学散步》并非一般的散文作品,而是重要的学术著作,但对于饥渴的1980年代的读者,这是何等心潮澎湃的启蒙。时至今日,记忆犹新。

美学散步抑或“散步美学”显然不是生活中的一种身体行动,实则是一种学术的、心灵的姿态。相传宗氏晚年,亦常在北大未名湖畔散步,但似乎未见具体的、类似《歌德谈话录》那样的随性阐发,这是多少有些遗憾的。

瑞士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的名字,近年渐为中国读者知晓,也让我们了解到另外一种人生。1929年,51岁的瓦尔泽被姐姐送入精神病院,开始了差不多与世隔绝的生活,几年后搁笔,却近乎痴迷地开始了徒步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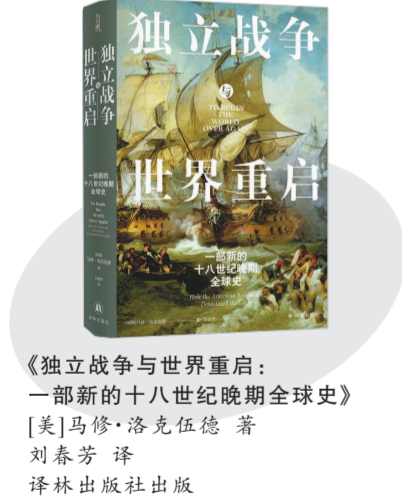
我像个杰出的流浪汉、优秀的扒手或无所事事者的街头流氓,在大街上流浪闲逛,走过种满蔬菜的园子,深嗅一路花香,行经茂密的果树林和灌木丛,途遇黑麦、大麦、小麦间杂的高耸庄稼地,经过堆满木材桩子的木料场和茵茵草地,涉水穿过潺潺流淌的小溪,与各式各样的人们——比如吆喝着叫卖的胖女人们——擦肩而过,又经过了挂着各异旗帜迎接庆典的俱乐部和其他许多有趣又有用的人事景色。我还见着一棵棵硕果累累的可爱苹果树,路遇数不清的低矮草莓丛。从这些形形色色的事物近旁经过,许多美妙愉悦的想法占据了我的心,因为漫步之时,总有思想碰撞的火花闪烁,引人沉思。

研究者认为,瓦尔泽确有一些精神障碍,但其余生因居精神病院,既有偶然因素,也有自身选择。1936年起,卡尔·泽利希作为瓦尔泽的朋友和版权代理人定期来访,与他一起散步。从1936年7月到1955年圣诞节,泽利希写下的散步日记成为这位伟大作家晚年生活的唯一实录。

在《与瓦尔泽一起散步》这本书中,我们看到这位备受卡夫卡、本雅明称赞

三味书屋

改变历史的美国独立战争,为何效果不如预期?



《独立战争与世界重启：一部新的十八世纪晚期全球史》
[美]马修·洛克伍德 著
刘春芳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1775年4月,列克星顿的枪声响起,美国独立战争开启。这无疑是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战争,它塑造了美国的独立地位,更塑造了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但另一方面,它又没有实现人们的预期。

美国历史学家马修·洛克伍德在《独立战争与世界重启：一部新的十八世纪晚期全球史》中对美国独立革命进行了一个比喻:“之前,大部分关于美国革命的相关记载,基本上都将注意力集中在1776年脱离英国宣布独立的13个殖民地上。这样的做法,相当于将目光局限在砸起巨大水花的石头上,而忽略了从震中辐射出来的滚滚波浪和层层涟漪,也就是关注了剧烈而迅疾的震荡,而非持久的回响。”

这呈放射状扩散的波浪和涟漪,震动了整个世界。但马修·洛克伍德也坦言,“美国和欧洲生命的支持者们,曾希望殖民地的起义能够开创一场全球运动,一场没有国界的革命”,可当时更多人无法接受无国界革命可能会带来的制度重塑与生活再造,结果“在地图一角发生的争取自由的革命,却在更广阔的世界版图引发了一场反革命运动,给那些未曾拥有自由和独立的人带去了

书人茶话

我散步,故我在

李涛



《美学散步》第一版
宗白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与瓦尔泽一起散步》
[瑞士]卡尔·泽利希 著
姜勇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散步去》
[日]谷口治郎 著
伍楚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



《路上观察学入门》
[日]赤濑川原平 藤森照信
南仲坊 编
严可婷 黄碧君 林敏碧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的大作家对人生和文学的真知灼见,看到两位老朋友愉快地喝啤酒、喝咖啡,吃面包,看到这位别人眼中的病人如是说:“我甚至觉得这里使人愉快……在疗养院里,我获得了我需要的安宁。”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漫长的散步途中,甚至恶劣的天气也没能阻止他们。

泽利希是一个出色的记录者,瓦尔泽那些睿智的话语,尽管零散,却生动鲜明:“他(尼采)当然具有天才所特有的诱人品质。但他很早就去迎合魔鬼,也就是社会上的失败者,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他不是一个阳光的人。他对自己卑微的地位感到愤愤不平,变得自大和乖戾。”

对希特勒的愚忠崇拜早晚会遭到恶报。任何像他这样被捧得高高的人最后只能是跌入深渊。希特勒已经将自己催眠到一种愤世嫉俗的自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对人民的福祉根本无感。只有通过过失,人的性格才能获得有趣的色彩。恶的存在是为了创造对比,从而为世界带来生命。

作家没有义务当完人。一个人喜欢他,便是喜欢他所有人性的和奇异的成分!

在散步中体会简单的快乐

近来“松弛感”一词颇为流行,折射出生活、职场重压下的现代人对按部就班生活的厌倦。如果说,“与瓦尔泽一起散步”需要较高的门槛与知识储备,那么,不妨跟随漫画家谷口治郎的步伐轻松地散步。

喜欢上谷口治郎有一些年了,他的《少爷的时代》《卢浮宫的守护者》斋高都有购藏。系列漫画《散步去》是由18篇散步故事构成的一本好看的书,主人公是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大叔。他当然也为稻粱谋,但却经常无所事事地闲逛,观鸟、爬山、游泳,他做这些的时候,往往是独自一人,至多牵着一只小狗。

且看“沿河而上”一章,某天,主人公说不上为什么在去公司的前一站就下了车,“不知怎的,有种被解放的感

觉”,循着玉兰花的香气,他走入一条安静的小路,没有遇见任何人,整个小区仿佛仍在午睡。走出小路,是一条宽阔的河滩,河水清澈见底,他忽然有了沿河而上,寻找河水发源地的念头。走着走着,一位垂钓者出现在他眼前,一身休闲的装扮,和他西装革履、提着公文包的样子形成巨大反差。“您在这里能钓到东西吗?”“这个嘛,我也不清楚。我只是喜欢来这里而已,太阳好的时候,我就会来这儿摆摆样子。”他一脸惶恐,垂钓者又说:“什么都钓不着更好,这样就挺好的,慢慢来呗。”中年男子像被棒喝了一般顿悟,他看着眼前悠然的水鸟、河滩上的小草,脚步慢了下来。

散步让人得到了简单的快乐,同时也蕴含着高度工业化社会中,艺术家对生活本质的点滴体味。作者在后记中披露,这本书的主人公原型就是自己,“我的散步是为了一边走一边寻找、思考值得书写的小故事……一边走一边探索像画一般的风景,一边走一边找寻着能画成漫画的日常小事。”就这样,书页之间,读者跟着那位大叔信马由缰,在一个个看似熟悉却又有着陌生感的场景中漫步,若有所思。

在散步中观察、探究世界

谷口治郎认为:“即使是无聊的日常中一点点细微的事情,只要好好地深入观察,它也会从中发掘出故事。”《路上观察学入门》这部有趣的书是对这句话最好的佐证。

“路上观察学”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一些艺术家“玩”出来的,“以艺术学和博物学为故乡,以‘考现学’为母,长大后脱离各种专门学问,并与消费帝国对抗”的这样一门学问。如果你对博物学、“考现学”这些概念感到繁琐,只需看书的部分目录:捡拾建筑物的碎片、高中生制服观察、江户地上一尺的观察……这门学问的方法与内容可见一斑。日本学者指出,比起“考现学”对世相风俗流行文化的关注,

叶克飞

也就是说,19世纪英国的扩张,实际上是在美国革命中的损失为前提。美国独立战争迫使英国以更为强烈、等级观念更为森严的专制姿态来思考帝国命运,但加强控制力度并不等于暴力,英国在海外殖民地选择了更为怀柔的扩张方式,反而实现了想要的效果。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1810年,英国首家印度餐厅“印度派咖啡馆”在伦敦乔治街开业。它的装修宛若东方世界,客人们坐着的是竹藤沙发,墙上是印度风景壁画,吃的是咖喱,空气中是印度香料、草药和水烟的味道。更重要的是,餐馆的主人不是从印度回来的英国商人或士兵,而是印度人迪安·马哈茂德。早在1793年,他就成为第一个用英语出版作品的印度人。这种文化上的交融,意味着英国殖民体系走向了新的阶段。

有人甚至因此假设,如果英国一早在北美采取这样的方式,那么美国的独立就会大大推迟。

历史并没有假设,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大陆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打破,每一个局部区域的贸易变化都会带来全球的蝴蝶效应。

美国独立战争的诱因非常多,英国政府的严格政治管制和压迫肯定是其中之一,但它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相比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地的统治,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的统治相对宽松。柏克就曾认为:“在其所有的内部事务中,北美有着自由政体的每一特征……实际上它是独享内部统治权的……与人类之通常的状况相比,则也算得上幸福,算得上自由了。”

独立战争使得许多贸易线路被切断,英国的国库也因战争消耗一空,东印度公司处于崩溃边缘。最终,美国独立,英国则在这一巨大挫折中构筑新的殖民体系。马修·洛克伍德试图在书中阐释这一切变化和其内核。他写道:“(独立战



图源:视觉中国

总算有一点凉风,时间过得真快,马上就要迎来巴金先生120周岁的生日。去年冬天以来,编校《巴金全集》第二版,重读他的作品,积攒了不少零零碎碎的想法,便有了这一组“甘棠之华”。巴金先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一句,我也借用一下,算是甘棠树下,在纷纷落下的花瓣中拾取几瓣与大家一起分享吧。虽然,早已过了那个季节。

“巴金”这个笔名是他在1929年初发表小说《灭亡》之后,才为读者熟知的(在前一年,他发表一篇译文也用过这个笔名)。在“巴金”之前,他也发表过不少作品,也出过书,不过,多以政论为主,还有与此匹配的翻译。然而,1922—1924年这两三年间,他诗情大发,写过20来首诗。作家本人以小说名世,他不会承认自己是诗人;他甚至也不认为这是文学创作,认为它们都是练笔。晚年,他对其中一首诗做过评价:“诗不是好诗,但说明了我当时的心情。”(《巴金论创作》序)《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五十三页)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些诗较直白,缺少诗味,立意也比较单纯,这些都是早期白话诗歌的通病,确实算不上“好诗”。但是,“说明了我当时的心情”,这就很重要了,它们是打开巴金心灵世界的一扇窗户,是研究巴金从蒙昧未开的孩子向一个拥有信仰和生活态度的青年人过渡的重要文本。

这些诗再一次确认巴金“五四之子”的身份,能够看出他与五四新思潮的密切联系。它们以小诗为主,“小诗”是白话诗初期很风靡的一种诗体,主要是受到泰戈尔、纪伯伦等人的影响,冰心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代表诗人。巴金说:“当时我受冰心的影响,常常写些蕴含哲理的小诗。”(范泉:《巴金佚诗的发现经过》)“在睡梦中的人们! / 不要过于快乐罢,你应当知道将来还有梦醒的时候。”“青年人! / 要想美丽世界底实现, / 除非你自己创造罢!”(《被虐待者底哭》)这些句子,如果不标明作者,真让人疑心它们出自冰心的《繁星》《春水》。从早期的诗作中,我还能看到鲁迅对巴金的潜在影响。《疯子》的结尾:“因为我是生在这聪明人的世界中呵! / 这世界中已没有一个疯子存在了。”让我联想到鲁迅笔下的“狂人”“聪明人”;而《梦》中那些叫不醒的人,与鲁迅“铁屋子里的呐喊”的意象又何其相似。形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共振,诗句中传达出的思想是五四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基本声音。比如《惭愧》中老乞丐的形象和我无力帮助他的“惭愧”,街头“丧家的小孩”(《丧家的小孩》),还有“哭是弱者唯一的安慰呵”的控诉(《哭》),都表现出巴金是一个同情弱者、底层的人道主义者。历朝历代伟大的作家都不是高高在上者,他们躬身大地,敬畏众生,为弱者呼喊和抗争。巴金在少年时代便接受这样的教育,一生中都在守护着这样的价值观。

写这批诗时,巴金20岁上下,已经找到了他的“信仰”,在他的政论文中充满着战斗的激情,然而诗中却是忧郁的,哀伤的,寂寞的,柔软的,充满着抒情的色彩,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正常心态,也是五四后的时代寂寞。他曾慨叹:“一株被扎过了的梅花在盆里死了。”她的一生原是这样的寂寞呵!”(《寂寞》)“没有母亲保护的孤儿, / 是野外任人践踏的荒草呵!”(《诗四首》之一)谈到“没有母亲保护”,这也是巴金在诗中反复哀叹的主题,他是一个“丧家的小孩”。1914年,巴金十岁时,母亲病逝;1917年,13岁时,父亲病逝。这是巴金少年时期最为刺痛心灵的个人事件。后来,他描述父亲去世那个晚上,他和三哥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大哥忽然走进来,在床沿上坐下来,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我们弟兄三个痛哭起来。”(《最初的回忆》)从此,他常常以“孤儿”自许。诗作中对母亲的怀念,读来让人心疼:“母亲呵! / 每当忍受人们的冷酷待遇时; / 便自然忆起了亡故的母亲呵!”(《母亲》))

巴金的诗很短,基本上集中在那几年,成为“巴金”后写过控诉日本侵略者的诗,以后便鲜有诗作了。那几年写诗,不是因为生活变动给他带来的心底震荡?离开亲人和故乡,来到遥远的城市读书,心底愁绪万端,便也诗情汩汩。他晚年还不能忘记离乡的情景:“在离家的第一天,夜幕下降,江面一片黑,船缓缓地前进,只听见有节奏的橹声,不知道船在什么地方停泊。在寂寞难堪、想念亲人的时候,我看见远方一盏红灯闪闪发光,我不知道灯在哪里,但是它牵引着我的心,仿佛有人在我前面指路。我想着,等着……我想好了一首小诗。”(《巴金论创作》序)《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五十三页)这首《黑夜行舟》后来倒是不少人喜欢呢:

天暮了,
在这渺渺的河中,
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
远远的红灯呵,
请接近一些儿罢!

当时,他的前方是上海。讲起写诗,巴金与上海还有特别的缘分,它们除了发表在故乡的刊物外,还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这两份报刊,在当时还颇有影响。但是,没有人会注意一个叫“佩竿”的人——这是他写诗时用得较多的笔名,人们不会想到他就是小说家巴金,直到半个世纪后,它们才得以“出土”。“佩竿”当是由本名“芾甘”而来,而巴金在《孤吟》上发表诗作时,曾用过“P.K.”这个名字,范泉先生拜访巴金时,经巴老本人确认,倒是纠正了人们常犯的误解:P.K.是“佩竿”的英文所写,而不是“巴金”的英文缩写。(范泉:《巴金佚诗的发现经过》)

甘棠之华(一)

周立民

「巴金」之前的诗作

巴金的诗很短,基本上集中在那几年,成为“巴金”后写过控诉日本侵略者的诗,以后便鲜有诗作了。那几年写诗,不是因为生活变动给他带来的心底震荡?离开亲人和故乡,来到遥远的城市读书,心底愁绪万端,便也诗情汩汩。他晚年还不能忘记离乡的情景:“在离家的第一天,夜幕下降,江面一片黑,船缓缓地前进,只听见有节奏的橹声,不知道船在什么地方停泊。在寂寞难堪、想念亲人的时候,我看见远方一盏红灯闪闪发光,我不知道灯在哪里,但是它牵引着我的心,仿佛有人在我前面指路。我想着,等着……我想好了一首小诗。”(《巴金论创作》序)《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五十三页)这首《黑夜行舟》后来倒是不少人喜欢呢:

天暮了,
在这渺渺的河中,
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
远远的红灯呵,
请接近一些儿罢!

当时,他的前方是上海。讲起写诗,巴金与上海还有特别的缘分,它们除了发表在故乡的刊物外,还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这两份报刊,在当时还颇有影响。但是,没有人会注意一个叫“佩竿”的人——这是他写诗时用得较多的笔名,人们不会想到他就是小说家巴金,直到半个世纪后,它们才得以“出土”。“佩竿”当是由本名“芾甘”而来,而巴金在《孤吟》上发表诗作时,曾用过“P.K.”这个名字,范泉先生拜访巴金时,经巴老本人确认,倒是纠正了人们常犯的误解:P.K.是“佩竿”的英文所写,而不是“巴金”的英文缩写。(范泉:《巴金佚诗的发现经过》)

巴金的这些诗作后来收入《巴金全集》第十八卷。那么巴金出过诗集吗?想到这个问题,我真还是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巴金诗作简析》,里面收巴金的诗作、译诗、部分散文诗,还配有解读文字。这本书的书名还是冰心题词,也算圆了他们当年的诗缘。此书是黎明大学巴金文学研究所和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1992年8月联合出版的。书不是巴金自编的,两位编者方航仙和蒋刚先生,也是诗书给我的人,写到这里不由得引起我深深的怀念。他们都走了……



巴金最初的小诗,刊发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